唐山：一座桥的生命印记

解永敏　石　勇　李恒昌

有一座桥，架在河上只50天。50年后，那些当年在桥上洒过血、流过汗、断过手指的人，还在跟儿孙说起它。那座桥，能让人记一辈子。

这年春天，我们陆续采访了二十几位年逾七旬的老人。他们是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独立舟桥团的老兵。1976年夏天，唐山大地震发生后，这支驻扎在山东黄河岸边的部队，奉命赶赴蓟运河，用七天七夜架起一座铁路舟桥，打通了通往唐山灾区的生命线。

50年过去了。当年的小伙子如今都已白发苍苍，有的步履蹒跚，有的耳背眼花。可一旦说起1976年那个夏天，他们的眼睛突然亮起来，声音突然大起来，仿佛时光倒流，他们又回到了那条浑浊的河边，又被浓烈的悲怆气息包围，又听见了那声“通车喽”的欢呼。

一

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，河北唐山发生7.8级大地震。

消息传到山东省齐河县时已是当天早晨。铁道兵独立舟桥团的驻地炸开了锅。修理连的李世谦告诉我，他听见广播后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，光着脚站在地上愣了半天，“我当时就想，完了，唐山完了”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全团上下都在等一道命令。战士们的被褥搬到了室外，大家一边防余震，一边竖起耳朵听消息。团政委吴献洪那几天老是站在营房北边的空地上，望着北边出神。北边是唐山的方向。

“我急啊。”吴献洪后来对采访者说，“可急有什么用？没有命令，一兵一卒也不能动。”

命令终于在7月31日傍晚到达。

18时，紧急集合哨吹响了。副团长郎德昌站在会议室前面，手里拿着一纸命令，念得一字一顿：“铁道兵司令部命令：我部务必于8月4日前，携带200米铁路舟桥所需器材，赶赴唐山蓟运河，抢建铁路舟桥。”

会议室安静了一瞬，然后炸开了锅。

郎德昌那年51岁。他担心的不是战士们没有干劲，而是一道现实的难题：部队驻扎在黄河边的108码头，离晏城火车站有15公里土路。那段路是红黏土，一下雨能把鞋子黏下来。200米舟桥的器材全是铁家伙，团里只有10几辆汽车，怎么在3天内运完？

他拿起电话打给济南军区司令部。军区连夜从平阴县调来10辆汽车。

放下电话，郎德昌对吴献洪说：“政委，车有了。”吴献洪点点头，两个半百汉子的眼睛都有些发红。

二

8月1日早晨7时，暴雨如注。

108码头上，战士们冒雨拆卸黄河上那座训练用的铁路舟桥。五连副排长杨用文，湖南永州人，操着一口“塑料”普通话大喊：“同志们，为了灾区人民，拼了！”

十几条汉子脱掉上衣，赤着上身冲下大堤。舟桥板块之间的连接板，轻的50公斤，重的60多公斤，全凭肩膀扛、双手抱。雨水把每个人的手指泡得发白发皱，后背磨破了皮，没人吭一声。

起重班长李存才带领全班在河里连续干了两天三夜，最后一个部件装上汽车，他大手一挥：“上车，去火车站！”可汽车超重了，人上不去。

“先紧着器材走！”李存才说，“咱们走着去！”

15公里泥泞路。他们扛着枪支、工具、背包，在雨里一脚深一脚浅地往前走。一个新兵感冒发烧，李存才让他回营房。那新兵一下子急了：“班长，这时候让我当逃兵？门儿也没有！”说完抢到队伍最前面，带头往火车站赶。

走到半路，一辆过路的解放牌卡车主动停下来。司机探出头：“解放军同志，去哪儿？”“火车站。”“上车！”那天晚上，李存才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：“人民群众看见穿军装的，眼睛里的亲热劲儿，这辈子忘不了。”

可他们赶到火车站时，军列已经开走了。李存才急得跺脚。军代表说你们首长让留下来看家。李存才瞪起眼睛：“那哪行？抗震救灾正需要我们，怎么能看家！”

军代表被这几个灰头土脸的战士打动了，写了一张条子，让他们坐客车去追。列车员听说他们是去唐山的，不但没要票，还帮着往车上搬东西。在天津换车时，牙膏厂的工人给他们每人灌满水壶，蹬着三轮车帮他们拉工具，一直送到另一个车站。

他们终于追上了军列。赶到蓟运河边时，团长术永富正缺起重工，看见他们眼睛都亮了：“快给我上！”

李存才应了一声“是”，三两下就爬上了10多米高的吊杆。

三

蓟运河上原有一座铁路大桥，是京山线的咽喉。大地震把它拧成了麻花，铁轨挣断，桥面塌落，一头耷拉在河水里。救灾物资运不过去，伤员送不出来。

先期赶到的一支摩托化部队被堵在河南岸，指挥员急得跳脚，只能绕道玉田、丰润那条狭窄的机耕道，多走了10多个小时。后来有位领导跺着脚说：“要是桥没断，早2个小时进城，能多救多少人啊！”

上级给舟桥团的命令是：7天，架通铁路舟桥。铁道兵副司令员郭伟成在军委立了军令状。术永富在铁道兵首长面前也拍了胸脯：“坚决完成任务！”

技术员龙新莹回忆说，蓟运河离渤海近，受海潮影响大，2小时内水位能差一两米。这在黄河上没有遇到过，连总工程师都感到为难。

术永富说：“走，找群众去！”他说的“群众”，就是团里的干部战士和当地老百姓。那天现场开了个“诸葛亮会”，最后决定用片石砌台基，代替原来的打桩方案。

可水深流急，没有潜水员，怎么下水？

连副指导员张跃凤站出来：“交给我们！”他带着26个战士跳进运河，顶着海潮潜入水底挖烂泥、投片石。共产党员芦汉基和叶志高在水里干了一整夜，上下潜水100多次，眼睛熬红了，脚泡肿了，身子发紫。同志们要替换他们，芦汉基摆摆手：“这算啥？为了抢通京山线，掉一身肉也甘心。”

说完又抱起百来斤的石头扎入水底。

一夜工夫，台基升出了水面。

四

在那些天的采访中，几乎每一位老人都提到了一个字：困。

五连连长张世宏，带着战士们卸车装车，120节车皮干出了240节的工程量。累到极点，他一下子躺在泥泞的路边打起了呼噜。战友们不忍心叫醒他，可几分钟后他自己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，冲通讯员瞪眼：“咋不知道喊醒我？”通讯员说：“你太累了……”他吼道：“再累也不能脱离岗位！”

后来他还在连队支部大会上做了检讨，说不该在那么紧张的时刻打盹。

机动舟驾驶员刘锡，在蓟运河上干了七天七夜。他告诉我们：“不能让自己停住，一旦停住站着就能睡着。”可他又说：“想着地震灾区还有那么多群众，打一个盹就觉得是犯罪。”

五连的耿多金，负责吊装。那天中午轮到他吃饭，打了饭蹲在帐篷外的一棵老柳树下。他脱掉灌满泥水的鞋子，靠在树桩上，一阵小风吹来，舒服极了。

一口饭塞进嘴里，还没嚼，他就睡着了。

梦里他看见母亲拿着一床毛毯走过来：“么娃，盖上，莫受凉。”他说：“受啥子凉？你看看唐山受灾群众……”

“受灾群众”4个字让他一个激灵醒过来。嘴里还含着那口饭，几颗米粒挂在嘴唇上。一看时间到了，扔掉饭碗就跑回了工地。

五

采访过的人里，好几位都提到了一个名字：李大华。

李大华是二连副班长，湖北人，个子不高，爱吃辣，干活拼命。蓟运河上蚊子多得吓人，成团成团地在头顶盘旋。他光着膀子蹲在铁板上拧螺丝，蚊子叮得他背上起了一个个大包，他嘴里念叨：“来吧，咬吧，老子是铁打的汉子！”

汗水流进眼睛里，杀得生疼。他一眨眼的工夫，手里的扳手打了一个回转，左手的一截小指被切断了，只剩一层皮连着。血水和着汗水滴在脚下的铁板上。

卫生队副队长跑过来看了看，说：“保不住了，得转送后方住院。”

李大华望了望那截晃荡的手指，又望了望副队长：“大伙都在战场上，我怎么能因为一段手指就当逃兵？”

“可这里不能缝合啊！”

“拽断不就行了！”

话音未落，右手一扯，那截手指被硬生生拽了下来，扔在地上。

副队长愣住了，手都哆嗦起来。李大华催他：“快点包扎，我那活还没干完呢！”

副队长眼含泪水给他包扎。刚包完，李大华起身就跑回了岗位。



唐山抗震救灾（局部）　　王利军绘

采访中，我们问了好几位老人：“你们后来见过李大华吗？”他们摇摇头。有人说他后来复员回了湖北老家，有人说他改了名字。没有人确切知道他在哪里。

可每个人都记得那个夜晚。记得那个黝黑的小个子，蹲在铁板上，用牙咬着纱布，把断指处缠紧，然后拿起扳手，继续拧螺丝。

六

8月9日22时，舟桥合龙了。

那天夜里，海潮突然提前2个小时涌上来。最后一孔门桥在河心打转，眼看着要倾覆。合龙指挥员、副参谋长李兴元站在门桥顶上，用手电指挥机动舟，大喝一声：“加足马力，全速靠拢！”门桥劈开浪头，不偏不倚卡进了合龙口。

蓟运河两岸响起一片欢呼。

8月10日10时，第一列火车要通过舟桥。

火车司机把车停在桥头，走下来，在舟桥上左看右看，说什么也不肯开。他实在不敢相信，这个用浮箱和钢梁拼起来的玩意儿，能承载住一个220吨重的火车头。

术永富走过去，用沙哑的嗓音解释、劝说。可任凭说破嘴皮，司机就是不开。

术永富看了看表，急了。他在铁道兵首长面前立了军令状，7天必须通车。今天车不过桥，他怎么交代？

“我在火车头驾驶室内陪你，出事我先出，这总行了吧？”

司机还是摇头：“团长，你的命我的命都不算什么，可这一车物资是送到地震灾区的……”

术永富爬上车门的踏板，跟司机面对面僵持了20分钟。最后这个东北汉子爆发了：“你在这里耽误一分钟，灾区就可能多死一个人！你到底开不开？你再不开，我就开了！”

司机咬了咬牙：“首长，这火车必须开吗？”

“必须开！这是命令！”

“好，我开！”

火车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，小心翼翼地驶上了舟桥。

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

1分钟，2分钟，3分钟……

火车平稳地驶过了蓟运河，然后加速，载着上千吨救灾物资，朝唐山呼啸而去。

“通车喽！通车喽——”

两岸的人群欢呼起来，跳跃起来。

可术永富团长，刚才还英武地站在火车头领车，此刻却一屁股瘫坐在泥泞里，许久也站不起来。

七

舟桥架通后的那个下午，第一列从唐山开出的伤员专列缓缓驶过。

老兵们至今记得那个画面。列车中间有一扇窗户被慢慢推开，露出一张缠满白色绷带的脸。一只手从车窗里探出来，艰难地举着，然后猛地一挥，一把花花绿绿的糖块扔到了战士们身上。

“亲人们，吃糖吧！”

那人喊了两声。声音不大，但河两岸都听见了。

紧接着，整列车的窗户次第打开。缠着绷带的头颅、伸出来的胳膊、挥动着的小手。苹果、馒头、饼子，各种各样的东西从车窗里扔出来。

那是从废墟里爬出来的人啊。自己还受着伤，自己还饿着肚子，却把仅有的东西掏给了穿军装的人。

王仁军当年是新兵。他蹲在地上，把那些糖块一粒一粒捡起来，攥在手心里。他说：“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甜的东西，可我舍不得吃。我带回了营房，放在枕头底下，每天睡觉前摸一摸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
他沉默了很久：“后来化了。可那句‘吃糖吧’，我记了50年。”

八

舟桥架通了，火车开过去了，可部队的任务还没完。

上级决定，独立舟桥团留在唐山，帮助群众灾后重建。

说是重建，其实连铁锹都不够用。大多数时候就凭一双手。扒碎石，掀楼板，拽钢筋。骄阳似火，军装湿了干、干了湿，后背上全是白花花的汗碱。手套磨破了，指肚磨得露出鲜肉，搬过的砖头上全是血印子。

有一天，部队在一个村子里干活。村里有个60多岁的老人叫康占东，地震后家里只剩下他和8岁的小孙子。那孩子特别懂事，天天跟着爷爷和解放军一起搬砖捡石头。

看见战士们累得直不起腰，孩子突然说了一句：“谢谢解放军叔叔！”

几个老兵告诉我，他们当时愣住了。望着眼前这个失去父母的孩子，眼泪怎么也止不住。

孩子看见大人们哭了，又说：“叔叔，哭什么？爷爷说要坚强。从今以后我会一直坚强，再也不会哭了。叔叔也别哭，好吗？”

那稚嫩的声音，像刀一样剜在心上。

四连的马绍青后来负责外出采购蔬菜。那时候战士们已经很久没吃过绿叶菜了，嘴唇蜡黄。他赶到菜市场，看见排队的老百姓排成一条长龙。他叹了口气，正准备返回，突然听见有人喊：“大家快让开，先让解放军同志买！”

那个声音像接力棒一样从队伍后面传过来。老百姓们自觉分到两边，在中间留出一条通道。

马绍青站在通道这头，愣住了。他说：“那不是一条普通的路，那是老百姓用真情铺成的路。我再往前迈半步，就觉得是践踏了这份情。”

他冲着两边的人深深鞠了一躬，大声说：“乡亲们，你们买，我只是来看看。”然后转身“逃”也似的回了营地。

回到营地，他蹲在帐篷后面，哭了很久。

九

那座铁路舟桥，从8月10日通车到9月21日停运，10月2日又第二次开通，一共存在了50天。

50天里，它通过了533列火车，2万多节车皮，把成千上万吨救灾物资运进了唐山，把成千上万名伤员从废墟中转运了出去。

50天后，那座舟桥被拆除了。蓟运河上又恢复了平静。

可那些参加过那场战斗的人，心里永远架着一座桥。

2018年，唐山抗震纪念馆里，3个当年的舟桥老兵站在一张照片前。照片上，一列火车正从舟桥上呼啸而过，两岸是欢呼的人群。

3个人站在那儿，一句话也没说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语录，没有留下豪言壮语的诗篇。他们只留下了一双手——那双手搬过千百吨钢铁，扒过千万块碎石，接过从车窗里扔出的糖块，也擦过8岁孩子的眼泪。

那双手后来老了，有些颤抖，有些僵硬。可50年后，当他们伸出那双手握住我们这些采访者的手时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里面藏着一股力量。

那股力量叫人民子弟兵。

那树

戴荣里

等抵达福建南平政和县的山里时，已近傍晚。

夕阳中，云正好，竹子挺拔，水杉昂然在山上。

这里曾出产金矿、银矿、铜矿，时光荏苒，竹子长起来了，松树长起来了，水杉长起来了。天热，树儿易长。古村落傍着溪水，水很清，能听到蝉儿呼唤水中鱼的声音。黑瓦黄墙配绿水青山，刚刚好。一块岩石连着另一块岩石，大大小小，依偎着公路。整块岩石无法长出青草来，太阳晒热裸露的黄土陡坡，很难滋养生命。依稀可以看到半红半绿的茶果，拳头大小，像苹果，又像水蜜桃，还像青柿，闪闪烁烁，据说能榨出茶油来。

山里的树们，一路青绿。

城里来的游客，或进入溪水游泳，或在岸边吃烧烤。越往里走，山路越崎岖，能看到茶树越来越杂，也越来越多。丛生在碎石之间的茶树，像树，又不像树。众人一路看一路感叹，刚从山下喝了古树茶，是七八年前采摘的，茶力猛，喝几杯，出了一身汗。想起在云南山里喝到的红茶，不过，这里的古树茶做出的白茶，没经过揉捻，只经过萎凋和晾晒，保留了原生态的山野气质，茶汤金黄，好喝。

沿着山路盘桓而上。在高大挺拔的古树旁，古树茶三三两两，如藏在山间的修行人，凑近了看，它们或挺立在乱石中间，或从巨石下顽强地钻出来。那些墨绿的树叶，像名家的浓墨一样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我一枚枚触摸过去，像摸着山中走失的岁月。

刚才喝的那些茶，是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茶人制作的。茶人告诉我，这里的三四百棵古树茶，分散在两溆三坑周边，溆是有水跌入的山涧，坑是挖掘过金银铜矿的矿坑。古树茶，一般在清明前后开采，每棵树每年大约只能采晒出二三斤干茶叶。这些古树茶，年轻的少说有上百年，古老的已有400多年。

古树茶喝清风，饮甘露，习惯了这里的山川地形。每年清明前后，茶农们沿着山路攀登采集，一年就采这一次。采晚了，茶就不新鲜了。有一种晚熟的茶叶，等别的古树茶一棵棵开枝散叶，它才悄悄地鼓出新芽来。采完这棵树，小青蛇才出来，茶农们就不用担心被蛇咬了。青草重新覆盖了山路，和古茶树一起，等待着新的一年清明时节的到来。

在政和，我随茶人一起寻觅那些古树茶树时，遇到了一棵“千手观音柳”。这是一棵古柳杉树，它和一般的杉树不同，在离地1米多处，开始生出与地平行的枝条，密密匝匝，犹如观音的手臂。民众是善于联想，也是渴望美好生活的，唤它“千手观音”。这棵与众不同的杉树，一改笔直向上的脾性，转而贴心向着大地，或许，它是被众多甘愿为苍生生计而存在的古树茶所感动，想给它们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七月流火，沿着南平山路行走，热浪滚滚而来。纵使在山中，依然会感觉到太阳的灼烫。我摸了摸古树茶旁的石块，触电一般；那些古树茶就在这灼烫之中，日日月月。许多茶客喜欢古树茶的味道，我想其中既有岁月沉淀的茶香，也有茶人锤炼出的制茶工艺。茶人们就像这块山地里的古树茶，用自己的坚韧，支撑着品茗者的味蕾。而古树茶则岁岁年年养育了这里的茶农。

在政和，我通过古树茶的制作、售卖与饮用，看到了茶与人的另一面。这里的古树茶不算高大，和其他种类的古树相比更显矮小，但正是这些貌不惊人的古树茶，演绎了众多茶与人的有趣故事。

我喜欢古树茶，它不言不语度过四季，温暖人类，藏着说不完的人间情话。当我离开政和时，回望它们，这些内敛如石的古树茶们，依然静默无语。



闽山香茗　　程丽根绘